

說郛卷第六十二

蘭亭博議 十五卷

宋桑世昌 字子明

蘭亭博議予友桑君澤卿輯也予挈故書入山陰結廬茂林修竹  
間訪問王謝諸人遺蹟但見壑流岩秀雲物興蔚而已既于屋東  
得鄰土地數畝益藝卉竹治堂觀又有以汪龍溪家所藏修禊圖  
見遺者乃揭之屏壁間又有舊藏定武石刻亦設諸几席日與兒  
輩來游觀圖玩事如與王謝諸人相接一日澤卿忽攜博議見過  
予驚且嘆曰此正越故事也吾曹不能爲之而澤卿所編其勤且  
篤而又精贍貫串如此予每謂右軍召爲侍中尙書皆不拜又權  
右軍仍不就至于男娶女嫁便有向子平之意縷縷書辭間其識  
度守量似非江左諸儒所可及矣若使右軍昌于事業當不在司  
徒叔太傅公之下而論者僅推其研精筆法盡善盡美而已吁是

何其不知右軍者耶繭紙一帖辨者多矣自有確論故不復云繭  
愛吾澤卿續燈詩書之系膏肓大雅之傳凡所攷訪一一詳的直  
有括囊流略包舉藝文徧該細素殫極丘墳之意因此序博議  
且以策兒曹之苟簡鮮工云開禧元年十二月望四明高文虎書

本序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

云

李兼蘭渚輯錄云永和癸丑山陰蘭亭之會合四十二人一時畢  
集羣賢盛矣哉右軍製爲詩序筆精墨妙號爲第一後之人誦其  
辭玩其跡揚其畫猶足以想望風流于千載列傳言右軍自爲之  
序晉人謂之臨河序唐人稱蘭亭詩序或言蘭亭記歐陽公云修  
禊序蔡君謨云曲水序東坡云蘭亭文山谷云禊飲序通古今雅  
俗所稱俱云蘭亭至高宗皇帝所御宸翰題曰禊帖于是繭亭有

定名矣

詩

右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 司徒謝安 瑯琊王友 司徒左西

屬謝萬 右司馬孫綽作右一作左 行參軍徐豐之 前餘姚令孫統

作統一作玩 前永興令王彬之 王凝之 王肅之 王徽之 陳郡

袁嶠之

已上一十一人各成四言五言一首

散騎常侍郗曇 前參軍王豐之 前上虞令華茂 潁川庾友

鎮軍司馬虞說一作悅 郗功曹魏滂 郡五官五官字一作佐謝懌一作

潁川庾蘊 前中軍參軍孫嗣 行參軍曹茂之 徐州西平

曹華漢錄云曹華平 滎陽桓偉 王玄之 王蘊之 王渙之

已上十五人一篇成

侍郎謝瑰 鎮國大將軍掾卞迪 行參軍事印丘髦 王獻之

行參軍羊模

參軍孔熾

一作熾

參軍劉密

山陰令虞谷

一作谷

臨作

府功

一作工

曹勞夷

府主簿后綿

一作澤

前長岑令蒼華

前餘姚令謝滕

一作姚

一作滕

府主簿任凝

一作汪

任城呂系

一作係

任城呂本

彭城曹禮

一作禮

一作禮

一作禮

一作禮

一作禮

一作禮

一作禮

一作禮

已上一十六人詩不成罰酒三巨觥

孫綽後序云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非所以淳之則清淆之則濁

耶故振轡於朝市則克屈之心生閒步於林野則寥落之意興仰

瞻義唐一作澤邈然遠矣近詠臺閣顧深增懷聊於曖昧之中期乎

營拂之道暮春之始禊于南澗之瀼高嶺千尋長湖萬頃乃藉芳

草鑑清流覽卉物觀魚鳥具類同榮資生成暢于是和以醇醪齊

以達觀快然兀矣焉復覺鵬鷲二物哉耀靈促轡急景西邁樂與

時去悲亦系之往復推移新故相換今日之迹明復陳矣原一作我

詩人之致興諒詠歌之有由文多不具大略如此所賦詩亦裁而

綴之如前四言五言焉

乾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弘福寺沙門懷仁集寫晉王右軍書  
按羣賢賦詩刻本有二會稽者內避本朝諱多代以他字又多  
缺損殊失其旨且先後次序與中山王子高寫本稍異其間有  
兩存者輒疏其下若後序與藝文類聚所載詳略亦多不同故  
以集字本爲正世昌書

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度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佳  
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嘗與同志燕集于會稽之  
蘭亭羲之自爲之序以申其志晉史

蘭亭之名著于通典則曰山陰漢舊縣亭王羲之曲水序于此作  
唐郡國志曰山陰有逸少蘭亭元和郡國志曰蘭亭山在越州西  
南二十里十道志曰越州蘭亭王逸少會處越絕書蘭亭在山陰  
越王種蘭處也三朝國史曰越州山陰有蘭渚鑑湖會稽志曰蘭

渚在縣西南二十五里舊經云山陰縣西有亭王右軍所置曲水賦詩作序于此水經云湖江東與蘭溪合湖南天柱山湖口有亭號蘭亭亦曰蘭上里太守王羲之謝安兄弟數往造焉吳都太守謝勗封蘭亭侯蓋取此爲封號也王廩之移亭在水中晉司空何無忌之臨郡也起亭于山椒極高盡眺亭宇雖壞基址尙存

睿賞

太宗皇帝

御書前人詩不到蘭亭千日餘嘗思墨客五雲居曾經數處看屏障盡是王家小草書

仁宗皇帝

至道二年內侍高班裴愈奏於王羲之蘭亭曲水傍置寺賜額天章又于書堂基上起樓藏三聖御書仁宗皇帝親篆寺額以寵之按華初平記越州天章異聞云山陰去城西南二十五里有天章

寺卽王逸少上巳日修禊之蘭亭也山如屏障水似松江其鵝墨池傳云皆當時遺跡也不甚深廣引溪爲之源流相注每朝廷恩命將至池墨必見前後不爽其將見則池際水上浮浮國浩既大如斗渙散滿池雲舒霞卷烟膠粲爛如新研墨下流水復清澈皇祐中忽三日連發人疑數爲將無驗未幾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御書皆至又按方勺泊宅編山陰蘭亭有逸少研池寺曰天章以藏真宗皇帝御書故也當時朝廷每有頒降禮池水盡黑可以染緇太常沈紳嘗記其事

### 高宗皇帝

校定武古本蘭亭敘因思其人與謝安共登冶城安悠然遐想有出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効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且羲之挺拔俗邁往之資而于登臨放懷之際不忘憂國之心令人遠

想慨然又嘆斯文見于世者摹刻重復盡失古人筆意之妙因出其本令精意鈎別付碑版以廣後學庶幾彷彿不墜于地也紹興元年秋八月十四日書

宗室子畫紹興初在從列有旨宣取所藏定武本于時快行數輩在門倉卒封進帖不及乾未幾遂摹刻禁中高宗親御翰墨此跋是也世昌嘗見其孫言故具錄之

予自魏晉以來至于六朝筆法無不臨摹或蕭散或枯瘦或遒勁而不回或秀異而特立衆體備于筆下意間猶存于取舍至若禊帖則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姿態橫生莫造其原詳觀點畫以至成誦不少去懷也

翰墨志

唐何延年謂右軍永和中與太原孫承公四十有一人脩祓禊揮毫製序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具別體就中之字有二十許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如



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終不及此予謂神助及醒後更書數十百本無如者恐此言過矣右軍他書豈減禊帖但此帖字數比他書最多若干丈文錦卷舒展玩無不滿意軫在心目不可忘非若他尺牘數行數十字如寸錦片玉玩之易盡也

上

智永禪師逸少七代孫克嗣家法居永欣寺閣三十年臨逸少真草千文擇八百本散在浙東後并禊帖傳弟子辯才唐太宗三召恩錫甚厚求禊帖終不與善保家傳抑可重也予得其千文藏之

復古殿蘭亭贊

紹興庚申

右軍筆法

變化無窮

禊亭遺墨

行書之宗

奇蹤既泯

石刻亦工

臨倣者誰

鑑明於銅

論學書先寫正書次行次草蘭亭樂毅論賜汝先各寫五百本然後寫草書

右汪逵家藏高宗御書前三字亦是宸翰後用御書之寶  
王羲之樂毅論正書第一天下珍之梁世模出字法奇古全是帝  
後屬餘杭公主主以帝所重常加寶惜諸王皆求不得及天下一  
統處處尋訪累載方獲此書留意運功特盡神妙

御書摹本一幅塗改頗多藏汪逵家

早來鄭开奏蘭亭後不見字缺六黃庭堅譚稹語言乃是庭堅作字  
畫非今开來奏竝是稹書方是

御札一軸三紙藏右司黃榮家

思陵在御臨賜不一留守呂頤浩越帥孫近薌林向子禮松窗錢  
端禮米友仁劉光世皆刻於石薌林松窗所賜俱是宸翰

紹興七年三月臣頤浩蒙恩趣召入覲對於建康宮既辭行次近  
舍皇帝遣中使賜以御書晉王羲之蘭亭脩禊序臣下拜捧觀如  
凌玉霄翔紫清雲章奎畫爛然絢目而不知卷素之在手陛下天

縱多能博通衆藝翰墨之妙前兼古人顧如此書雖下法義之而  
天質高邁神意自得直出其右非若世人臨倣摹擬拘于筆畫形  
似之間者也臣伏思太宗皇帝宸翰之工定出二王于時臣下名  
善書者莫能望其彷彿方繼承藝祖卒其代功屢征不廷初未遑  
暇神武既定文德誕敷如字學一事獨擅天下而傳美于後况於  
紀綱法度之垂裕者乎今陛下乘中興之運躬撫六師志戡多難  
期復大業需時偃武則還以人文化成天下寶書傳美又將昭萬  
代以紹我太宗之懿蓋有待焉臣老矣念終無以仰裨聖志尙庶  
幾及見大勳之集也刊諸琬琰切以爲志具位臣呂頤浩謹書

御書閣  
李後序

絳闕清都甫違帝所雲章奎畫忽到人間被寵錫之非常覺

衰職之有耀

中謝

竊以隸文自古書法爭新魏氏以還東晉擅揮

毫之妙鍾繇而降右軍馳獨步之名矧蘭亭修禊之遊非金谷全  
塵之俗騁懷寄傲存逸想于胸中感事臨文發奇姿于筆下斯極

當年之美遂爲歷代之師珍藏既出于雲門傳刻僅留于朔塞疲  
精莫追絕軌難攀恭惟皇帝陛下好學性成多能天縱稍屬于戈  
之暇不遺翰墨之娛心摹手追何勞法下龍盤鳳翥直與抗衡實  
惟古今之無雙豈止帝王之第一臣少勤筆硯晚際鳳雲憂常在  
于邦家老已捐夫文字誤膺上賜還愧夙心懷實言歸幸免登牀  
之誚據鞍自失但驚照乘之光期傳祕于私門俾輸忠于永世

憲聖慈烈皇

皇后嘗臨蘭亭帖佚在人間咸寧郡王韓世忠得之表獻上驗璽  
文知爲中宮臨本賜保康軍節度使吳益刊於石

太后居中宮時嘗臨蘭亭山陰陸升之代劉珙春帖子云內仗朝  
初退朝曦滿翠屏硯池渾不凍端爲寫蘭亭刻吳珩家

孝宗皇帝

羲之書超詣衆妙古今不可比倫用意精微落筆詳緩一點一畫

無不皆有法度揮毫從心不踰于規矩既無過當亦無不及增之則失于有餘損之則失于不足作字有八面變態之妙如蛟虬之奮騰鸞鳳之翔舞粲然溢紙飛動眩目亦猶仲尼之道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覽此修禊詩序無一筆義之法亦非唐賢所臨寫全不成字今復還卿至可領也

運從臣所進本

紹興己未六月思陵嘗臨禊序賜劉光世其子堯仁進之孝宗親洒宸翰于后云臣恭維光堯壽聖太上皇帝以天縱之聖當輯熙之季寓之翰墨躬臨王羲之脩禊紱妙入神品劉光世當靖康之末奉迎濟上率先諸帥敦詩閱禮夙蒙恩遇固宜被此寵章其子堯仁標軸來上捧觀再三復書此以賜之乾道改元季冬臣謹書

### 紀原

蘭亭者晉右軍衛將軍會稽內史瑯琊王羲之逸少書之詩序也右軍蟬聯美胄蕭散名賢雅好山水尤善草隸以穆帝永和九年

暮春三月三日宦遊山陰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郗曇重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一人修禊祓之禮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所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構別體就中之字最多至二十許字悉無同者

一云雙輪悉異迹無同者

是時殆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終不及之

右軍亦自愛重留付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即右軍第五子徽之後俗號永禪師克嗣家法良精此藝常居永欣寺閣上臨寫所退筆頭置大簾中簾受石許而五滿凡三十年所臨真草千文八百餘本禪師年近百歲乃終其遺書付弟子辨才辨才俗姓袁氏梁司空昂之玄孫博學工文琴棋書畫皆臻其妙嘗于所寢伏梁上鑿為暗檻以貯蘭亭珍重過于師在日至貞觀中太宗銳意學二王書訪摹其跡備盡惟蘭亭未獲尋知在辨才處凡三召之

恩賚優洽方便善誘確稱往日侍奉先師亦嘗獲見洵經喪亂墜  
失不知所在竟靳固不出上謂侍臣曰右軍之書朕所偏寶求見  
蘭亭勞于夢寢此僧耆年又無所用若得一智略之士以計取之  
庶幾必獲尙書左僕射房玄齡奏曰臣聞監察御史蕭翼梁元帝  
之曾孫今貫魏州莘縣負才藝多權謀可充此使上遂召翼翼曰  
若公然遣往義無得理臣請私行又須得二王雜帖三數通上悉  
依給翼遂微服至洛潭隨商舶至越黃衫寬袖得山東書生之體  
抵寺之夕閱壁間畫過辨才所居才適遙見乃問曰檀越何來翼  
因就前致謁云弟子是北人攜鸞蠶種歷寺縱觀幸遂一見語意  
投合延至室內卽共圍棋撫琴投壺握槊間及文史乃曰白頭如  
新傾蓋若舊今後無復形迹也旣下榻復設缸面酒江東云缸面  
猶河北瓮頭謂初熟酒也酣樂之際分韻賦詩才探得來字其詩  
曰初醒一缸開新知萬里來披雲同落窈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

思風長旅雁哀非君有心術誰照不然灰翼得招字云邂逅欵良  
宵殷勤可勝招彌天俄若蕩初夜豈成遙酒蟻傾還汜心猿躁似  
調誰憐失羣翼良苦業風飄妍媸略同彼此諷味恨相知之晚通  
宵盡歡翌旦乃去才云檀越閑卽更來翼繼乃載酒赴之相與酬  
唱者數四一日翼示師梁元帝自畫職貢圖嗟賞不已因談及翰  
墨翼曰家世皆習二王楷法自幼耽玩今亦有數帖自隨才欣然  
謂曰詰旦可攜來翼如期而往見出帖示之才熟視且曰是則是  
矣然未佳善也貧道有蘭亭真蹟頗亦殊常翼曰數經亂離真蹟  
豈復在乎必是響揚者耳才曰先師圓寂之際親手付受端有源  
緒那得參差次日乃于梁檻內出以示翼翼故駁瑕指類曰果響  
揚書也紛競不已自是更不復藏并翼諸帖並留几格間才時年  
餘八秩日子窗下臨數遍其老而篤好也如此自翼往還既密與  
其徒略無疑間未幾辨才赴靈泥橋南嚴遷家齋翼遂私來謂其



徒曰偶遺帛子在案童子卽爲聞門翼因就取蘭亭及御府所借帖徑赴永安驛告驛長凌愬曰我乃御史奉命來此有墨敕可報汝都督知都督齊善行聞之馳來拜謁翼因宣示上命具告所由善行走介召辨才辨才遽見追呼不知所措繼遣散直云待御須見及才至見御史迺房中蕭生也翼報被命追取蘭亭今得矣故喚師來取別才聞語哽咽絕倒良久始甦翼卽馳驛而發至都奏御太宗大悅以玄齡舉得其人賞錦綵千段擢拜翼爲員外郎加入五品賜銀餅一金縷餅一瑪瑙碗一並實以珠內廐良馬二兼寶裝鞍轡第宅各一區太宗初怒老僧祕悞俄以其耄不忍加刑數月一作後乃賜物三千段穀三千石敕越州支給辨才不以入已用迺造浮圖極其精麗至今猶存因驚悸成疾歲餘乃卒太宗命供奉揚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數人各揚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帝不豫幸玉華宮含風殿謂